

赵冬梅:穿越历史,打捞古人的点滴日常

2012年,因为一句“历史知识需要分享”,赵冬梅成了第一个从北大博雅塔走出来面对公众的学者。站上《百家讲坛》的舞台,她谈寇准的千秋是非、讲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在她的声音中,宋朝历史恢复了鲜活的生命力。

“当鸦片战争以来的那种屈辱感消失,人们能以放松的心态反观中国历史,宋朝的美好就展现出来了。”正如赵冬梅所说,近十年来,公共文化领域掀起了一波又一波“宋代文化热”,很多以宋朝为时代背景的国产古装剧也应运而生。赵冬梅当然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这股热潮,她在喜马拉雅上开课、受邀为热门电视剧《清平乐》写评论,后来又与文化大V史航一起直播,讨论“如何正确穿越”。

但赵冬梅的“穿越指南”可能会戳破一些人对穿越的美好幻想:刘伶“千杯不醉”,李白“斗酒诗百篇”,是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还没有蒸馏酒,酒精度数太低了;电视剧里看着潇洒倜傥的大诗人,实际上年过四十就没几颗好牙了;《东京梦华录》的“月亮背面”,可能是火灾隐患和污水治理问题……这些“历史冷知识”都被收入了赵冬梅的新书《人间烟火》中。

《人间烟火》一书试图通过细致入微地讲述古人的衣食住行,打捞起沉潜于历史角落中被人忽略的日常生活。所谓的“日常生活”不仅是“生活的日常”,也是“生命的日常”,前者关心古人的物质条件和生活习俗的演变,后者对同样挣扎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古人投注以理解与同情。与《人间烟火》同时出版的另一本《法度与人心》,则致力于观察人与制度的互动,以及制度如何深刻纠缠日常生活:“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升斗小民,个人及群体的身份、地位、活动空间乃至命运无不取决于制度。而当芸芸众生的命运交织到一起,就谱写了一个国家的命运。”

为什么格外关注那些被宏观的历史叙事所忽略的普通个体?这其实是赵冬梅对历史最初也是最终的兴趣:“普通个体的生命故事,在传统史学中微不足道,却是极易打动普通读者心弦的篇章,无他,只因今天的我们也经历着同样的爱欲挣扎,此事古今同。”

现代快报+ZAKER南京记者
姜斯佳/文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赵冬梅 受访者供图

古今的普通人,在历史长河中相遇

读品:首先请您分别谈谈两本新书《法度与人心》《人间烟火》的写作缘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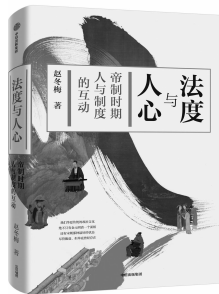
赵冬梅:其实这两本书是我写得最快的两本,它们是我之前答应了在喜马拉雅上做的一个声音的节目,叫《北大赵冬梅讲中国史》,需要每周更,所以就做得特别快。节目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制度史、制度检讨,这一部分就是后来出版的《法度与人心》;还有一部分就是后来出版的《人间烟火》,讲的是社会生活。我从本科一直到工作,其实一直是在做宋朝制度。这两本书其实就是我的读书笔记,我诚实地跟大家分享我看到的。我不是权威,我也不相信有谁是权威,我只是一直在象牙塔里学历史,我的很多喜欢历史的读者和同学,他们在社会上历练了很多年,其实很善于思考,我就希望给他们的思考增加一点历史的养分,然后我们大家都开始脑洞。

读品:比起之前聚焦于寇准或司马光这样的名臣,或是大宋之变这样的历史事件,您这次的两本书更加关注的是普通个体在历史中的命运。这种研究方向的转变是如何发生的?

赵冬梅:之前在百家讲坛讲历史,以及与之有关的出版物,像《千秋是非话寇准》《司马光和他的时代》《大宋之变》。因为是在电视上给老百姓讲,老百姓耳熟能详、喜闻乐见的,当然是人和事儿,是有血有肉的,而且还得是大人,这是那个节目的要求。但是对我自己来说,除了受邀去讲,完成电视台所希望达到的状态以外,其实我自己在这个里边夹带的“私货”,是希望通过人物来透视人物所处的时代。我选取的是不同代际的宋朝的政治人物,表达方式是人物传记,但是背后关注的是政治文化的兴衰。

对于普通个体,其实我一直都在关注。我知道自己很普通,所以我一直都很想看古代的普通人。大部分人在观察历史的时候,我们的观察立场往往是帝王将相的立场。在北大上“社会生活史专题”这个课的时候,我会带着学

关注那些被历史研究和宏观的历史叙事所忽略的普通个体,看他们在所处时代和命运规定中的状态



生去关注那些被历史研究和宏观的历史叙事所忽略的普普通通的个体,关注他们的快乐、他们的烦恼、他们对于生命的期待,看他们在所处时代和命运规定中的状态,这其实是我对历史最初也是最终的一个兴趣。

我特别喜欢“历史长河”这个比喻,还有一个跟水有关的比喻,是白先勇的小说《最后的贵族》里,他说“世界上的水都是相通的”。其实我想各个时代的人有些东西也是相通的,可能具体内容不相同,但是心是相通的,这个东西其实是最打动我们普通人的。

读品:您在书中提到,古代人的天命观、天人感应等等其实是有内在逻辑可循的。现代人如何尽量避免“以今人之心度古人之腹”的错误?

赵冬梅:我从电影工作者那里得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极端个案,据说有一个拍纪录片的导演,拿了一个他的纪录片,到一个从来没有跟外界有过接触的非洲部落里去放映。放完之后就问他们:“你们看到了什么?”然后这群人说:“鸡,有一只鸡。”这个导演就傻了,于是就回去找,在一帧还是两帧的画面里边,一闪而过的镜头里找到了那么一只鸡。我们现代社会的普通人是看不到那只鸡的,但是这个纪录片里所展现的花花世界,其实原始人根本没办法理解,只有那只鸡是他们生活里原本有的,是他们能够理解的,所以他们才能够看到那只鸡。

因此你要想了解古代的人怎么想、怎么判断,不取决于你眼前放的是什么,而是取决于你能看见什么。我们今天有现代科学,科学确实是伟大,但是你也不能认为在科学不昌明的时代人就是傻的,他们是有很多智慧的。如果我们想要对古人多一点了解的话,就要放下我们作为现代人的执念和骄傲,跨越这道观念的鸿沟。

在传统历史叙事之外,那些美妙的灵魂

读品:《人间烟火》中有《“东京梦华”的月亮背面》一章,谈到了非常具体的城市火灾隐患和污水处理问题,可以说是对《东京梦华录》的某种祛魅。现在古装穿越剧、历史剧扎堆,很多剧都对古代的繁华大肆渲染,让观众心生神往,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赵冬梅:关于穿越这件事情,我的主意是肯定的:反正你们谁爱穿谁穿,我是不穿,宋朝也不去。一个本来是平常人家的小女子穿越过去之后就变成了一个皇上喜欢、帅帅的王爷们都在抢你的状态,怎么可能?古代没有抽水马桶,没有淋浴,也没有空调,我们今天的命都是空调给的,你去那里干嘛呢?

《“东京梦华”的月亮背面》这一部分的内容,其实它原始的研究来自我们宋史研究会的会长包伟民教授做的《宋代城市研究》。作为历史学者,我们的责任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第一,我们要努力去发现真实。如果说东京开封城的水道臭味熏到了你,你也不太好过,其实那些你认为风流潇洒的伟大诗人,他们都是被下水道的臭味熏过的。今天的历史剧找演员都越来越好看,但其实韩愈在四十几岁就没有几颗牙齿了,牙齿都是软的。《中国食辣史》的一篇文章里面就提到官府菜,官府菜的特点是什么?他那个说法特别有趣,看了以后让人忍不住要皱一下鼻子,他说官府菜通常都食材高级,同时一定要做得软烂入味,为什么要软烂?因为做官的人都年纪大了,没有几颗好牙齿了。所以你不能想象韩愈、李白吟诗的时候一笑就露出一口大白牙来,不太可能的,他们的牙都是听天由命的,尽管宋朝开始刷牙,但是他们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发达的牙医。

从《法度与人心》到《人间烟火》,包括我所有的研究里都有一个努力,

我就是想以一个历史学者的本分告诉大家:古代既不是五千年文明灿烂辉煌,没有任何毛病,也不是黑暗一片的,古代其实是不均质的,是有发展变化的。

读品:《人间烟火》除了探讨古人的衣食住行之外,还分别辟出传统时代的男性和女性两章,而且格外关注了那些“特例”:终生未嫁的程氏女、活出精彩的张行婆,在男性一章也格外关注失败者、任性之人和鼠辈。这是您有意识对主流的大历史的一种补充吗?

赵冬梅:其实《人间烟火》谈的都属于正常讲历史不讲的部分,在传统的历史叙事和历史研究当中,这些美妙的灵魂是无处安置的。比如张行婆这一篇就出乎我的意料,我讲了一个女仆的故事,没想到很多人给我留言,或者在微信上@我,告诉我说他/她最喜欢张行婆这个故事。张行婆是用佛教来自我治愈的,她有坚定的信仰,又很仁义。她还很有能力,一个普通的女性能够把庙修起来,修完了庙之后,对儿子说“我不是你妈妈了,你不要来找我”,她有那种决绝和独立。她自己能进行长途的旅行,住在司马光的瘦子家,她肯定跟司马光还有过对话,你可以想象她在任何人的面前都是不卑不亢的,这个女性真的是伟大。我们今天谈到古代的女性,除了李清照以外,其实很少能够看到(其他优秀的女性),但实际上你看一个女仆也活得这么精彩,很了不起。

大众对历史的需求,应该得到专业学者回应

读品:您可以说是北大历史系第一位尝试走出象牙塔的学者,这么多年面向大众讲历史,有没有什么心得体会可以分享?

赵冬梅:我个人觉得大众对于严肃又比较好懂的历史知识的需求是很大的。我在序言里就谈到,普通读者的这种需求,应当得到专业学者的回应。我做这个工作就是一个回应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对老百姓讲历史,又要保持专业的严肃性是件特别难的事情。首先你要有很稳固的专业基础,“浅出”其实对“深入”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有很多学者认为上电视很简单,对着镜头张开嘴就完了,其实不是,你真的想要起到传播的作用,让老百姓听得进去,这个修为是比较难的。还有文字的晓畅明白也是一个功夫,这是要练的。

还有一个很有趣的事情,我有次坐地铁,上去之后发现有一个中年男人正站在那儿看我的书,因为《法度与人心》还有《人间烟火》的书口是蓝色的,很特别,所以我一眼就认出来这人在看我的书。我戴着口罩,在这种情况下我很害羞,我就拍了照,然后闪了。我不认识他,我就发了朋友圈,然后接下来有很多人告诉我这是《中国周刊》的总编朱学东老师。后来我就认识了朱老师,他发了一个头条,我转发了,我说我上头条了。我们还没有见面,可是已经成为网友了,这是个奇遇。

读品:《法度与人心》的外篇收录了您的中国古代史读书笔记,其中还有您列的一个关于帝制时期中国史的私房书单和八部重要史学著作的解读,如果您从书中精选几本推荐给爱好历史的普通读者,您会选择哪几本?

赵冬梅:我觉得书单里每一本都挺好的,因为每一本都是我千挑万选的。如果说我自己特别佩服的,我恨我自己写不出来的,是王汎森先生的《权力的毛细管作用》。他写的是影响,影响这个东西往往要怎么写死了,要么是泛泛,但是王汎森先生能够把影响这种无形的东西,像风一样、像影子一样难以捉摸的东西,能够写实了,但是又写得实而不死,这本书我是特别佩服的。